

中國傳奇

傳奇女子故事・楊貴妃(下)



編著者：本社編輯部
主編：姜濤
出版者：莊嚴出版社
發行人：鄭惠文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 1665 號

經銷處：明道書局

地址：台北市士林德行西路一〇三號一樓

電話：八三六八五一五・八三一八五〇一

郵撥：13295140 明道書局

中華民國 79 年 10 月 2 版

精裝 32 冊定價 12800 元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缺頁、破損、倒裝、請寄回更換

中國傳奇

目 錄

四、姊妹弟兄皆列土，可憐光彩生門戶	一七七
五、宰相專權朝政壞，楊氏一門權勢增	二四九
六、林甫勢盛死後尋，國忠愚弄朝權柄	二八九
七、漁陽鼙鼓動地來，宛轉蛾眉馬前死	三四三

四、姊妹弟兄皆列士，可憐光彩生門戶

大唐天寶四年（西元七四五年）夏七月，玄宗皇帝正式冊封楊玉環爲大唐皇貴妃。這時，皇后大位仍是虛懸的。看情形，在皇上有生之年，不會再冊立皇后。皇貴妃，雖則不敢自稱是「母儀天下」，但她是目前後宮禁苑中的第一人，不僅尊榮無比，而且還可以攝行皇后職位，統率後宮所有妃嬪、太監、宮娥、彩女。等待了五年，一直在憂心忡忡中的楊玉環，衷心的願望達成了。她已經志得意滿，無復他求，目前她所着急的，是如何才能確保今日的尊榮，和保有皇帝對自己的長遠寵信。

在正式冊封楊玉環爲皇貴妃的同時，皇帝對自己的兒子——楊玉環當年的丈夫——壽王李瑁是心懷愧咎的，儘管他用盡了各種手法，企圖掩盡天下人耳目，但仍然瞞騙不了自己的良心和良知。爲了要補償壽王，略爲彌補內心的愧咎，在冊立貴妃之先，選了以美麗賢淑著名的左衛中郎將昭訓的女兒昭姬嫁給壽王，又專詔冊昭姬爲壽王妃，賞賜的豐厚，可說是空前絕後。

過去，玉環是壽王的王妃，和她有過近五年的夫妻關係，如今，她對以昭姬嫁作壽王妃

以取代自己昔日的地位，一點也不感到難過和嫉妒。這五年的睽別，使她覺得自己和壽王之間，已相距遙遠，遙遠到幾乎牽連不起來。

在她想像中，當年在不可抗拒的皇權徵召之下，棄壽王而就皇帝，是勢非得已。這一層，壽王自己也非常清楚，直到今天，壽王之能確保皇子的尊榮，她在皇帝面前，曲予維護，算是對他已盡過心力了。如今，她該想的，是一旦被正式冊封爲貴妃以後，該如何舉措，才能確保現有的尊榮，和確保皇上對自己的專寵。

按說，楊玉環是早就該被冊封了，倫理道德思想的鉗制，和天下臣民的注目，以及朝野的清議，和無情的批評和指摘，在在都使他有所顧忌，而不敢孟浪從事。因此，也可以說，玄宗對楊玉環冊封這件事是相當慎重的。五年，不算是短時間，對玉環來說，需付出極大的耐力。五年之前，她離開壽王府，進入驪山雅宮，而後，爲了掩蓋天下人之耳目，而住進一所小道觀當女道士，住進太真宮以後，享用雖逐日升高，而且，也得到君王的專寵，但始終仍然是以女道士的身份，住在禁宮裏面，過着不明不白的的生活。如果不處之以忍耐，這段悠長歷月，也是很難打發過去的。

直到壽王接納了昭姬作他的王妃，玉環才算真正脫離了壽王妃的身份，饒是如此，當時的人，對於玄宗的霸佔兒媳，將兒媳冊封爲自己的貴妃這件事，仍然被目爲是有違理法的亂

倫行爲。不過，人們對這件事情的看法是很微妙的。以往武則天是太宗的才人，按照唐朝的宮廷體制，才人已不是一般宮女，而是御妻之列，武則天是由父親的側室，經過女道士的階段洗刷掉過去的身份，終於作爲兒子高宗的皇后。因此，玄宗在表面上，對冊封楊玉環作貴妃的這一點上，總算是對社會、朝野，作了一個簡單的，不足稱爲交待的交待。

在冊封大典之前，召集了宰相、禮部尚書和內務府總管商約大典的儀節。依照玄宗的意思，既然皇后虛懸缺位，他又不考慮另立皇后，冊封貴妃，就該依冊立皇后一般隆重而又盛大的舉行。他要舉行國宴，大宴羣臣和王侯命婦。又準備大放花燈，與民同樂，頒恩召，大赦天下，以示貴妃淑德善行。貴妃是喜歡熱鬧的，她認爲熱鬧些，給自己的冊封大典添些風光也是好的，但經不住李林甫和高力士的全力反對。高力士認爲今日貴妃的地位，不殊皇后，皇帝對她的恩寵，人盡皆知，用不着鋪陳張揚，予人抨擊的藉口，況且，五年以來，皇上和貴妃，一直都誠惶誠恐，爲什麼不能把這種精神，保持到最後關頭，以使天下臣民，仰望盛德，而致功虧一簣。

李林甫則認爲如今西戎吐蕃，虎視眈眈，而北方的東胡契丹和奚人，雖然接納了兩位公主，但狼子野心，路人皆知，如果在冊封中，過事鋪張，更易使北狄的胡人，有所藉口。皇帝經不起宮內兩位重臣的堅定反對，也收拾了浮華的原意，祇決定在冊封的那一天，召宴滿

朝三品以上的大臣們和他們的命婦參予冊封。另外，頒召大赦，以示賢妃淑德。冊封大典是在簡單隆重下舉行的，楊玉環已經很滿意，她認為高力士和李林甫的觀點也很對，在今日的情況下，她不必再有其他的轟動儀節。

即使如此，貴妃的地位尊貴，仍為後宮佳麗所欣羨，也為王侯將相家的命婦所稱道，為貴妃而建造的長生殿、春明宮，早在冊封大典之前就已竣工了。冊封以後，貴妃立即由太真宮遷入新建的春明宮。整座春明宮佈置得燈綵輝煌，即使是一桌一椅、屏風、窗幃，也大異於往昔，彷彿老早就為她預備好了似的。最引起貴妃興趣的是那張大龍床，用酸棗木精工雕琢，再鑲以碧玉、珍珠；龍床上裝有綿燈、銅鏡，甚至被、褥、帳、單，全都繡有栩栩如生的飛鳳翔龍，氣派豪華奢靡已極。自然，這一切佈置，全是高力士秉承貴妃的意旨而準備的。

高力士在貴妃受冊封前，把她所應該注意的言行，一一向她呈奏，不厭詳盡。譬如要表現貴妃身份的尊貴和高雅，必須先確守宮廷禮法，確保威儀。所謂教人者人恆教之，如今的貴妃，統率後宮三千佳麗，應該絕對避免輕佻浮蕩的言行，同時也應該端肅儀容，以表率後宮，不許任何人以狐媚惑主而爭寵。楊玉環知道高力士歷經多朝，對後宮的儀注，非常熟悉，也能正心誠意的聽從他的勸告，篤實踐履，宮廷氣象，面目為之一新。

冊封的當晚，玉環以貴妃的身份，等待君王臨幸，當皇帝薄醉微醺，由內侍宮女簇擁着來到春明宮的長生殿口的時候，貴妃早已在殿口恭迎。一待皇帝跨進宮門，她立即肅穆的跪下去，嬌囀的說道：

「妾妃楊玉環接駕，吾皇萬歲、萬歲，萬萬歲！」

皇上伸手攙她起來，微笑着道：

「玉環，你我夫妻日久，何曾行過如此大禮，妳不嫌太生份、太拘泥、太俗套了？往後不必行此大禮。」

貴妃又蹲跪下去，緩緩陳奏道：

「宮中儀注，不可偏廢，往日妾妃名份未定，深恐逾越，才不敢遵行宮廷儀注，如今名份規定，而后座虛懸，妾妃當爲陛下整肅內宮，以後後宮男女妃嬪臣僕，均依禮儀規定，以奉陛下。」

玄宗笑着道：

「好啦！好啦！沒想到頃刻之間，妳像變了個人兒似的。朕一整天在朝堂之上，受盡了禮法拘束，散朝以後，若果還受這些繁文縟節的束縛，不氣得發昏，才是怪事。」

寢宮以內，龍鳳喜燭高燒，內侍宮娥，早準備了合卺酒宴，讓皇上和娘娘共飲。

皇上從龍袍大袖中取出一個精緻小巧的首飾盒，裏面珍藏四樣名貴已極的飾物。那是一顆鵝蛋大小夜明珠鑲成的胸花，一雙黃金打就的髮叉和貼在臉角鬢腳的金鈿，和黃金嵌就珍珠珊瑚的步搖，算是皇上的見面禮。

三天以後，文武高官，率領着命婦們正式朝賀貴妃。貴妃以略同皇后的儀仗和儀注，隨伴皇帝，接受覲賀，也接受獻禮。接着賜宴，席中樂隊奏出新譜的霓裳羽衣曲，舞姬們獻出輕盈飄逸的羽衣舞，雖說沒有鋪張，但仍是安排得够熱烈、够緊湊的。

再過兩天，貴妃在新居春明宮接見了自己的家人，伯父玄珪，已被封爲光祿卿銀青光祿大夫，得以參議朝政，已亡故的父親玄琰先生，被追贈爲濟陰太守。母親李氏受封爲隴西郡夫人，當這一男一女，所謂貴妃娘家尊長，拜謁貴妃時，興奮得不能說出一句話來，祇是猛向貴妃叩頭，也不敢擡眼注視貴妃，怕她的艷麗和威儀，刺傷了自己。

同一天稍遲，楊貴妃又接見了胞兄楊鈺、堂兄楊錡，和三位胞姊、兩位兄長。他們不曾見過大場面，剛一進宮，已爲宮中的豪華富麗，和皇家威儀所震嚇，祇是低垂着頭，不發一聲。貴妃溫語安慰之後，又予以厚賜。胞兄楊鈺，受封爲殿中少監，堂兄楊錡，受封爲駙馬都尉。因爲楊錡尚未婚配，由貴妃作主，將後宮一位側妃所出的大華公主，指婚楊錡。這一切的儀注和安排，也全都是高力士從中一手經營的。一時之間，楊府中無數的男女老幼，盡

情封賞，令人羨煞妒煞，〔長恨歌〕中有幾句描寫這段情節的詩句，真是形容得淋漓盡致：

「姊妹弟兄皆列土，

可憐光彩生門戶，

遂令天下父母心，

不重生男重生女！」

楊銛、楊錡兄弟二人退出以後，又召見三位姊姊，自然都是楊玄琰的女兒。楊玉環對三位姊姊並不寄與太多奢望，可是，這三位姊姊卻與二位兄長頗不一樣，她們一個個出落得天仙似的，既年輕，又漂亮，而且落落大方。當他們叩見過貴妃妹妹以後，擡起頭來，注視着貴妃娘娘，三人的表情又各自不同，大姐的眼光下垂，心裏不知道在想什麼，三姊則雙眼充滿着好奇的光彩，祇有二姊，雙眸中放射出兩道冷劍般的神光，直視着她，毫不畏縮，像是顯露出一股挑戰性的意味似的。

貴妃對三位姊姊說，妳們三位請先回去，不久之後，會另有封賞，包管有妳們享用不了的榮華富貴，祇要你們心裏高興，也可以在宮裏作女官。

天寶四載九月上旬，也就是在楊玉環受冊封後兩個月，從北國大漠的范陽節度使者傳來很不愉快的消息，契丹酋長殺了靜樂公主，奚人酋長殺了宜芳公主，聯守稱叛。從兩個月間

！ 遣嫁兩位公主，到兩位公主被殺，爲時不及半年，胡人之不守信義，反覆無常，真令人慨嘆！

當初皇甫惟明是堅決反對以公主遣嫁和親，作安撫懷柔契丹和奚人政策的。他說：

「胡人與我中華上邦，自古以來，即互爲排斥，自本朝太祖立基開國迄今，不過百年，而兩族胡人，時而投降歸附，時而逞強叛亂，反反覆覆，不知多少次。希望胡人守信重諾，那是愚笨的想法。如果把兩位公主遣嫁，不到半年，兩族胡人，必然會殺害兩位公主，舉兵稱叛。不僅平白斷送了兩位年輕公主，也將大損大唐天威。」

事實的發展，果真不幸而言中，當初極力主張許婚的宰相李林甫，和內務府總管太監高力士，初感到很不安，也不能不佩服皇甫惟明，屯邊日久，對胡人果有真切而深入的認識。

玄宗皇帝也許早就想到可能會產生這種令人不愉快的結果的，因此，當他在看到靜樂公主和宜芳公主的嬌憨美麗、聰明可愛之後，立即就召見宰相李林甫，想把兩位公主留下來，不再遣嫁和親，或是至少把靜樂公主留下來，另覓女子代替和親。祇因李林甫以上邦大國，不可失大信於天下作說辭，加上楊玉環的堅持遣嫁，才勉強同意照辦。如今，一雙娟秀嬌好的女子，果不幸而被犧牲，內心自是不無惆悵。

消息很快的傳入楊貴妃的耳中，她心中的隱痛和不安，又比別人更深一層，她見過靜樂

公主一次，是那麼的天真純潔，嬌俏溫柔。當初，皇上是有意把她留下來的，如果不是自己以個人的去留要脅皇帝，今天她自是不會慘遭屠戮，遺屍北地，她不能免於「我雖不殺伯仁，伯仁由我而死」的內疚和憂傷。當初，自己是不應該勉強皇上，使那麼個天真無邪的女孩兒家爲此斷送生命的。

祇是，她的思維太活動了，太不容易把持控制了，她又想到，在皇室的後宮禁苑中，像這種事例，實在多得不勝枚舉。過去，得寵的后妃，在知道一個媚好的女人，爲好色的皇帝看中時，這個女人的遭遇和結果必定很淒慘。驅逐遠流，而不被暗中置諸死地，已經是很幸運的了。自己當初，又何嘗不是因爲這種心理在作祟？如果讓皇帝把靜樂公主留在後宮，自己還能保有今日的地位？今日的梅妃，又何嘗不是很恰當的寫照！想到這兒，她心裏又坦然了。她之如此作爲，實在也是勢必如此，不得不然。人，總是自私的，她又對自己的錯失，找尋出了遮掩的藉口。

如今她雖貴爲貴妃，但她仍需不時爲保有這個寶座，保有這份尊榮而殫心竭慮的作打算。男人，沒良心的多，全都是貪嘴嗜腥的餓貓。何況貴爲天子，更可以爲所欲爲，想如何作，便如何作，絲毫不必考慮。眼前，不能再讓皇上找任何出色的女人接近後宮，以奪取自己的專寵。

此外，眼前還有一個梅妃，該如何處置她，還使自己大費躊躇。自己被冊封不久，威望未學，如果對梅妃的處置太過激烈，不僅後宮驚燕，會對自己產生疑懼心理。對於梅妃餘意猶深的玄宗皇帝，可能也會對自己的妒性太深、醋心太重而發生反感，那將是一種最不好的結果。所以現在似乎還不可以輕舉妄動。祇是，長此放任下去，又怕養癰貽禍，發生更不利的後果，因為在玄宗心目中，梅妃這個女人，仍然是份量够重的。

正在貴妃爲梅妃的事感到進退兩難的時候，高力士到春明宮來晉見她。無意之間，談到梅妃，其實她是有意識的，祇是故作不經意而已，高力士告訴她：

「不久以前，梅娘娘已由大明宮移居到上陽宮了。」

「上陽宮？」

貴妃感到訝異，因爲上陽宮是被皇上冷落的妃子所居住的地方。她如何會不感到奇怪呢！爲了好奇，也爲了探探事實的真象，她又接着問高力士：

「她爲什麼要搬到上陽宮去住？爲什麼沒有人來向我請示？」

她如今已是名正言順的大唐貴妃，而且代攝皇后職權，掌管後宮庶務，像這麼重大的一件事，在沒有奏報她，得到她的允諾之前，是不能任意行事的。高力士是內務府總管，對這件事，自有責任，她這麼說，弦外之意，也有責難他的意思。

高力士太了解這位新貴的貴妃娘娘的性格了，趕忙躬身陳奏：

「奴婢這就是來向娘娘稟告的！是萬歲爺答應了梅娘娘，奴婢不敢攔阻，才在梅娘娘移居之後，趕來向娘娘稟奏的！」

「萬歲爺！是他！」

她心裏在嘀咕着：

「他心裏仍然有着梅妃，洗抹不掉！」

「難道說其中又含有什麼詭計？陰謀？」

「不錯，我早就該想到，皇上仍然在袒護她！」

楊貴妃心裏很不是滋味，她以為皇上一定不時偷偷的去探望梅妃，甚至偷偷的和她幽會。

作皇帝的，偶爾臨幸自己心愛的妃子，如何能說是幽會？甚至還在幽會上而加上偷偷兩個字！這是因為皇上曾經親口答應過她，除非必要，又在事先得到的同意，決不召幸另外一個妃嬪。最好是由貴妃自己主動替他安排，她表面上的理由，是皇上春秋已高，不宜且且而伐，以致龍體戕傷太過，有違天和。其實，骨子裏是因為她的醋性太濃，祇想獨佔而已。每在她侍寢時，她也總是春風怒發、瘋狂而恣肆的。

一年以來，皇上極少到大明宮探望過梅妃，而她自己，又正在依照高力士的獻策，全力在安排自己的父兄姊妹的官職和任職所在的衛署。再加上對冊封大典籌備的指點，以及新居宮殿建造和改正等大事上面，沒有閒暇工夫，也就沒有過問皇上與梅妃之間的事，壓根兒就把它給忽略了。如今，情勢緊迫上來，她不能不打點了。她不知道自己父兄姊妹安排好了，自己在後宮的地位鞏固了以後，再來對付梅妃，是否會太過遲緩？

九月下旬，安祿山大奮神勇，揮戈擊敗了背叛的契丹和奚人的捷報，傳到長安，使大唐朝廷和天下臣民都不勝歡躍，安祿山，成了今日的定邊英雄。安祿山兩度進京，戲劇性的表現，又從被遺落的記憶中，重新搜尋出來，作為街談巷議，交頭接耳的好材料。

在安祿山擊破東胡的契丹和奚人的兩大部落，而大獲全勝的同時，皇甫惟明也在隴西的涼州、甘州一帶，和吐蕃大戰。這一次的激戰遠不如前兩項順利，傳說中，皇甫惟明部下的一員猛將褚訓陣亡，雙方仍在苦戰中，勝負誰屬，目前還難逆料。

自然，長安人對吐蕃的進擾，並不感到威脅和恐懼，那是因為隴西距長安實在太遠，何況在皇甫惟明的後方，還有平盧節度使兼范陽節度使，再兼河北採訪使安大將軍戰力極強，戰志高昂的強大部隊。不過，在兩相比較之下，昔日的大英雄皇甫惟明，可就好比大將軍安祿山遜色得多了。

安祿山擊敗契丹和奚人兩個部落，另外還有一個更重大的意義，那就是給予大唐邊境的四夷，必須真心臣服大唐。大唐大皇帝之所以對外藩諸國撫慰綏靖，並不是力不足以掃平邊患，而完全是出於大皇帝對四夷的憐恤垂愛，不願多事殺伐的緣故！

不久以後，吐蕃人因為始終突不破皇甫惟明據守的險阻要隘，師老必疲，飄然引退，吐蕃之戰，雖不是絕對的勝利，但仍然是獲得了戰略上的成功。事實上，吐蕃的戰力，在當時遠比契丹和奚人聯手的力量更強，皇甫惟明對國家的功績，實際上絕不小於安祿山的。

邊患又弭平了，長安城的人心又安靜了，京師又再繁華熱鬧了。後宮裏，楊貴妃在縝密考慮之後，認為還不宜對梅妃採取行動，目前，她還是祇能止於以靜制動，以不變應萬變的境地。她如此決定，又與高力士的進言有關。高力士代她分析，認為梅娘娘不敢招惹她，梅娘娘已自認和貴妃娘娘之間有了很大的差距，高低之間，地位太過懸殊，不能不自動退步，以求自保。

不過，楊貴妃並不完全的信賴高力士，她仍然提高自己的警覺，她覺得以梅妃的個性，絕不會自動的從大明宮搬到上陽宮去，一定是玄宗的主意，把她搬得離自己遠一些，以免因自己的嫉妒和醋意，對梅妃有所不利，說不定這又是高力士向皇上和梅妃獻策的。她心裏對皇上、對高力士也都感到可惡可惱。

十月初，天氣不怎麼寒冷，是天高氣爽、令人胸襟開朗的好天氣，高力士這麼個上午，給貴妃引見了一位她不認識，也不曾見過的堂兄楊釗。

楊釗一向追隨蜀郡有採訪使官銜的富豪鮮于仲通。他從小就養於鮮于仲通，鮮于仲通喜愛他人品俊逸，智慧又高人一等，因此，曾經盡力培養他，造就他，所以楊釗的青少年時代，在蜀郡的紳士碩儒間，頗負才名而爲人所稱道。更由於他頗有才華，因而養成了一付崖岸自高的性格，貴妃第一眼就看出他不同於以往所見過的「胞兄」楊銛和「堂兄」楊鎡。這位堂兄楊釗，年紀輕，身軀健碩修長，神態飄逸，瀟灑有緻而又器宇軒昂。當他被高力士引見貴妃時，雖然也是遵照宮中儀節行禮，但貴妃不難從他的眼神和神情舉止間，看出他的高華自詡，不在乎虛榮，也不在意於藉貴妃博取功名富貴的心意。

他挺起胸膛，莊重的侍立着，像是自有一分尊嚴，不容許人輕予侵犯似的。他一直緊閉着嘴唇，沒有想張嘴說話的意思。他像是滿有把握，貴妃一定會先開口問他。

貴妃終於憋不住而開口了：

「過去像是沒見過你。」

「是的，臣自幼就養於父執蜀郡採訪使鮮于仲通家，稍長，承蒙鮮于大叔厚愛，闢室讀書，兼作採訪使的私人記室。」